

《诗经·大雅·旱麓》之随想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集中反映了周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社会生活实际的305首诗歌。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对于推动中国文学发展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诗经》是谁编订的?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谁认定的?是伟大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清楚记载孔子从采诗官尹吉甫等收集的3000多首民间诗歌中选编305首而流传后世。我想,两千多年前孔子编诗是不是今天的《唐诗三百首》,史上说法不一,但这个并不重要,孔子选编《诗经》和对诗的重视则是没有争议的。史料载,孔子去世前一年编成了《诗经》,孔子对诗的重视,远超出我们的认识,他说:“不学诗,无以言。”

《诗经》是中国文学源头,汉中之源头中的一条小溪。《诗经》中产生于汉中的诗歌有多少首我说不清,自古以来没有异议的诗也是有的,《旱麓》就是一首,还是很有档次、带官方性质、意义重大的一首,从《旱麓》可以窥见三千年前汉中历史人文的辉煌。我数次阅读这首汉中之诗: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瑟彼玉瓞,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祿攸降。鸞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梓棫,民所蓫矣。岂弟君子,神所劳矣。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

按历史上权威说法,“旱”指南郑的旱山(今汉山),“麓”即山脚。《诗经》写到山的诗不少,如南山、北山等,但写清楚山名的却很少。《旱麓》名气很大,苏东坡写诗:“归来煮瓠叶,弟子歌旱麓”。刘禹锡《牛头山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写道:“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现,故皓雪蓬生。”

《旱麓》的主旨是何?《旱麓》这首诗是《大雅》

第5篇。《大雅》共31篇诗歌,皆是对当时统治阶层和祖先、神灵的歌颂。《旱麓》就是对周文王(公元前1152-1056年)在旱山举行祭祀求福盛大仪式的记载和赞颂。当时,旱山祭祀也有可能委托汉中的褒国国君实施。八百年前确定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主“四书五经”为中国儒学主体内容的大学者朱熹认定“岂弟(恺悌)君子”就是指周文王。《毛诗序》认为:“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周人首领)之业,大王(指周人先祖)、王季(文王之父),申以百福于祿焉。”朱子《诗经集传》则认为是“咏歌文王之德”。魏源《诗古微》说是“祭祖受福”。

古人非常重视祭祀。两千六百年前,鲁国贤大臣展禽(柳下惠)说:“夫祀,国之大事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国语·鲁语上》)此话讲,祭祀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国家慎之又慎的重大事情。《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春秋时刘国君主)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这句名言讲,在众多国家大事中,依天国家生死存亡的有两件事:一是祭祀,二是打仗。国家祭祀中,祈求神灵赐福,就是其中一种。从《旱麓》的字句内容来看,应是一首反映并歌颂周文王为百姓求福的诗歌,也是一首记录国家级祭祀求福仪式具体情况的现实主义诗歌。阅读这首诗,仿佛看到三千年前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庄严的早上上树木茂密郁郁葱葱,北麓祭台上醒目的玉炳金尊中斟满黄酒,蓝天上鹰鸟飞翔,汉江上鱼群跳跃,祭神的大公牛到地位就,即将献给天神,以祈求神灵永远给人们普降瑞福。一时鼓乐齐鸣,庄严肃穆,周文王或受委托的褒国君王带领众多人士垂手肃立,随即点燃葛藤树枝,主祭人泼洒黄酒,缕缕升腾的烟气把人们对文王和神灵的崇敬送到天庭,也带去了祈福的美好愿望。

这首诗让我看到了褒国和周的关系非同一般。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西伯曰文王,遵后稷、王季之法,则古(文王祖父)、公季(文王父)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旱麓》表达了人们对文王的尊敬和依赖。《史记·周本纪》说:

“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鬻、微、緄、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史记》)这段话非常重要,记载了周武王三千年前伐纣,汉中的先民有没有去呢?我认为肯定去了,因为当时汉中有褒国。武王点了名的如庸、蜀、羌等,有没有点名而只说“嗟!我有国家君”,此话是说:我有友好邻邦的君主。褒国就属于和周武王关系密切的友好邻邦,因而未再另点名。

四千年前,大禹曾到汉中疏通汉江,并且到今河东店镇一带,或从褒斜道走过,后来分封儿子为王时,封了褒国。褒国,在秦岭巴山之间的鱼米之乡,经过一千多年的辉煌岁月,并且褒国与夏商两朝都维持着良好关系,三千二百年前,商武丁和王后妃好好将军讨伐巴蜀路过汉中,褒国积极提供了方便。还有,我认为城固洋县发现的青铜器,说明褒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很好,那些令人叫绝的精美青铜器,可能有的就来自褒国朝廷,如城固出土的有“亚伐”二字铭文的青铜鬲等,极有可能是武丁商王朝制作的重要器物。至于,于逾千年褒国的王廷所在?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旱麓》的作者是谁?从这首诗的丰富内容、章法结构、典雅文字、希望指向等综合来看,我认为是一首官方人士创作的诗歌。不能低估古人的文化和智慧,和现在情况来对比,可以说,唐朝官员基本都是诗人,民国以前文化人都是书法家。《大雅》31篇诗歌的作者大都应是西周王室和方国贵族,也称为德高而有才的人。《旱麓》是一首很讲究、很雅的诗,旧训雅为正,即诗歌的正声,《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我认为作者是一位目睹旱山祭祀求福盛大场面的周王室或褒国王室的近臣或御用文人,写出了这样起点高、内涵丰富、正声大雅的重重之作。当时,一定有文字记载,不然尹吉甫采诗、孔子选编也无从进行。

我还看到了熟悉的黄酒。黄酒面世很早,秦相吕不韦《吕氏春秋》西汉刘向《战国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都写到仪狄作酒、大禹饮之,这样

算那就有四千多年了。《旱麓》中的“黄流”“清酒”,我认为都是黄酒。《本草纲目》等文献记载,白酒始于元代,就从西汉海昏侯墓中发现蒸馏器起算,也只是两千多年。《周礼·天官酒正》载:“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因事临时酿制,昔酒可短时间储存,事酒、昔酒都是米酒,但都是未过滤或粗滤的酒,即醪糟,又叫浊酒。黄酒不是一般的米酒,更不是浊酒。民间百姓自酿黄酒,要经过蒸饭、加曲发酵、澄清过滤、灭菌封存等工序;必经夏采曲、秋收粮、冬酿香醪、春出美酒的过程。经过加曲发酵并过滤的清亮液体,可长期存放,这才叫清酒,用于高级别的祭祀和上层人士饮用,旧时老百姓喝的一般都是浊酒。四十多年前,我去镇巴下乡时,在农户家中就喝过这种浊酒。长期以来,汉中南郑和洋县的黄酒均是上好糯米制做。四千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过去了,种稻酿酒的人们你来我往,作坊酒厂此起彼伏,黄酒的酿造从未停止,汉中为中国黄酒之乡,可谓名副其实。切莫小看黄酒,李时珍说:酒,是天之美禄,少量饮用可和血行气,壮神御寒,叙情合欢。黄酒可药用,《本草纲目》记了69种黄酒所制的药酒,可以治病除疾,亦可用来制作佳肴,既是美味又作食疗。《旱麓》祭祀求福所用的礼酒,可能就是黄官黄酒的源头。

《旱麓》所写的仪式为谁求福?从《旱麓》全诗来看,此举是为全天下的百姓祈求福祉,并非仅顾及汉中的一方民众生计。《旱麓》一诗,是对国家级祭天求福盛典的真实记录。还有,汉中的水稻、玉米收获归仓在秋天,鱼肥水美,果蔬丰收在秋天,汉山草木丰茂,红绿相映,最丰富多彩的美景也是在秋天,隆重的求福仪式和《旱麓》成诗一定是在秋天。

秋分之时,我和著名作家王蓬老师再次登临汉山。在谷林博物馆观景台上品茗后,又驱车从宽平的公路直上山巅。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遥看汉中盆地,只见公路如线、汉江似带,街市如畦,我顿觉渺小并心生满足。

我在汉山之巅极目远眺,不禁心旷神怡、思接千载,又想起了《旱麓》,仿佛听到雅乐袅袅,看到了先民齐聚、庄重祈福的太平景象。□李振峰

气象万千的巴黎

样享誉世界,法国人对吃饭很讲究,每一顿饭的内涵都十分丰富。吃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更重要的,也同时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使自己在精神上获得满足。

他们早餐一般吃三样东西,红酒、面包、奶酪。吃的时候,要慢慢去品味红酒的味道以及奶酪的味道。法国的奶酪有几百种,有臭的,有香的,有软的,有硬的,种类极多,吃的时候也是很讲究的,这种奶酪怎么吃,那种奶酪怎么吃,以及什么奶酪配什么酒,都很有学问。这就是说,吃什么样的奶酪,意味着追求什么样的文化和生活气息。老一代法国人,特别要在喝红酒时,配一种混杂蒜泥的陈年奶酪。这就体现了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高于物质上的要求。他们追求的这种“氛围”,用中文来说就是一种“气氛”。法国人在吃饭的时候,时刻能考虑到怎样把自己的精神面貌和精神活动跟周围一切,跟历史和现代循环起来,所以他们的早饭不全是吃这一顿饭。

当然,法国人的午饭是很随便的,一个沙拉、一个面包,因为中午只是工作休息时间。可他们的晚饭是非常讲究的,晚饭吃什么东西,谈论什么问题,都与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边吃边聊,谈天说地,畅抒情怀。因此,巴黎的气氛、精神状态可以说是气象万千、生动活泼。

在巴黎,到处可以发现历史古迹。每一条街道,都有丰富的历史,法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提到《主角》,就要先提作者陈彦,陕西镇安人,作家、剧作家。《主角》获2018中国好书、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改变人的灵魂,也可以改变人的意志。

《主角》讲述了一个名叫忆秦娥的女演员随着改革开放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再到配角,直至主角的奋斗过程。《主角》全书人物似曾相识,但又是经过艺术加工后才“粉墨”登场。因为我的父亲、三爸、三妈和舅舅都曾在县文工团工作过,对于书中所写的专业内容就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先感兴趣后阅读,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不是作者自己站出来,而是让生活去说,让柴米油盐酱醋茶去说,让日子去说,让年轮去说,让角色去说,让语言魅力去说。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就成为呼之欲出、欲罢不能的生命记忆,成为阅读文学作品的主要抓手。

《主角》不是戏剧小舞台的行当主角,而是饱蘸社会大舞台演进的各色人等。我们都是社会的主角,又都是社会的配角。舞台上的主角之所以担当主角,就是因为他能坚守别人所不能坚守的,创造别人所不能创造的。

忆秦娥的存在就是一种象征意义,她是集结了中国传统美德的一个化身,她乐观、开朗、孜孜不倦、尊师重道。她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她身上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独立、自强以及勇于反抗的艺术形象,也是《主角》中极力刻画的“主角”形象。主角既是个人的生命高度,也是社会生命价值衡量的温度、厚度与宽度。

初读《主角》,让我想到自己小时候,家里孩子太多,全家六口人靠着父亲每月三十三元四角钱过日子。记得有一年秋季农贸会上,母亲从别人手里抢到一件二手灯芯绒成衣,成为我记忆中最心爱的衣服,现在时不时需要闭上眼睛想念,这也是我知道臭美的第一件好衣裳。

深入生活,观察生活,记录生活,咀嚼生活,置身其中,自然而然地体味生活。喜欢陈彦老师的一句话: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用“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文化心态,坚守传统,捍卫传统,才能创造生活的美好!

□宋香荣(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交流年。我看了陈占彪最近出版的《转角巴黎》。这本书是作者在巴黎访学之余,对巴黎深度探访的记录。作者一面参考了相关权威法文材料,一面结合了中国人,特别是晚清中国外交人员对巴黎的记录,写成这本面向大众,涉及巴黎的历史、人物、绘画、雕塑、建筑的文化考察笔记。

这本书我先后翻了两次,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于1979年来到法国,在巴黎求学、工作、生活近45年,但书中所提及的爱丽舍宫、桑代监狱、地下墓穴、巴黎下水道、巴黎的三大墓地、罗亚蒙修道院、圣让·德·博雷加尔庄园等地方,依然能让我对巴黎获得更为深刻了解。陈占彪先生在“在现场”,以中国人的视角,讲述了它们的历史和故事,包括它们与晚清中国的关系,为我们打开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巴黎。内容新鲜实在,文字清新通俗,插图丰富罕见,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

到巴黎,当然要去看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这些名胜古迹,但是,我觉得巴黎是一个气象万千、文化浓厚的城市,巴黎是法国的缩影。所以,法国人把巴黎也叫“法兰西岛”,也就是说,法兰西的精华就在巴黎,如果说整个法国的精华在巴黎,那么整个欧洲文化的精华就在法国。

巴黎的文化有的是看得见的,有的是看不见的。需要你细细地、慢慢地去体会,去琢磨和品味。比如法国的饮食,法国的饮食和中国的饮食一

心中的山海勃勃生机、澎湃奔涌

——读廉涛诗文作品

树瀑布”不仅栩栩如生的将一处奇观进行描述,还将亲眼目睹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由衷赞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廉涛的诗歌创作态度很值得我学习。他率性而为、尽兴而写,不受任何形式束缚和限制,这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使他的诗歌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阅读这部作品,最大的一个感觉,就像是行走在秦岭大山中,且行且唱且歌吟。《心中那抹绿》不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部关于人生、关于情感、关于自然的哲学作品,更是一部心灵的自省与成长的记录。在这些诗歌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对时间的珍惜与感慨,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廉涛用自己的诗歌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坦荡、热爱生活、勇于探索的灵魂。

散文集《心中那片海》,体现了廉涛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将生活的点滴汇聚成海,字里行间充满温暖与力量。

从亲情的深厚到友情的真挚,从对故乡的眷恋到对异域的沉思,从对世事沧桑的深刻感悟到对奋斗精神的热情讴歌,从对仁人贤士的敬仰与赞颂到对民航系统工作的独特感悟,廉涛用文字构建了一个个生动的场域,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广阔无垠的心海之中,与作者一同经历那些或喜或悲、或平淡或传奇的人生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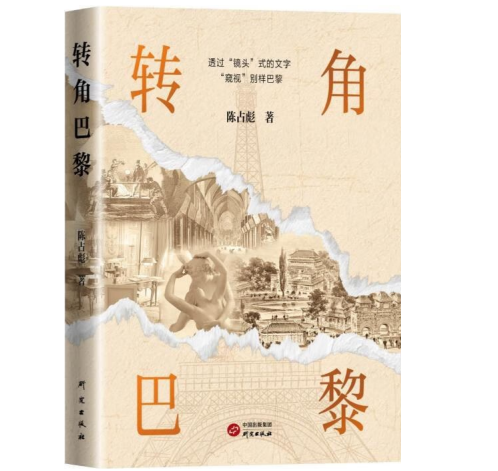
《母爱在瞬间永恒》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通过一位母亲在生死关头舍身救子的悲壮故事,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动容不已;《空港不了情》等篇章则通过现代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反映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变迁,同时也表达了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们崇高敬意。

《心中那片海》的魅力在于它的真实与细腻。

有很好的保护。但巴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只满足于历史成果,它追求的是不断变化。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巴黎越来越多的外来族群和外来文化。法国的移民文化也渗透到法国人的生活中。我每次回去,都会发现周围的人也好多,生活方式也好,都有不同变化。比如土耳其餐馆、阿拉伯餐馆,中国的餐馆越来越多。在巴黎郊外,塞纳河支流马尔纳河,我所居住的地方有很多城堡,还有辽阔的树林和草地,河两岸到处是咖啡店和餐馆,任何一个小巷,都能吃到真正的法餐。

因此,我觉得在巴黎,去众所周知的景点是不够的,还要去一些有趣但并不是人人都去的地方,正如《转角巴黎》书中提到的那些地方。□高宣扬



贫文贤长篇小说《大梁村》出版

本报讯(记者 周瑞先)近日,陕西作家,省总工会研究室原主任、原副巡视员贫文贤的长篇小说《大梁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近40万字,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乡村社会开始写起,经历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农村全面振兴结束,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主要以大梁村老一辈于恭让、席广田、金文涛等的家族往事、生产生活、恩怨纠葛和年轻一代于刚乾、席养涵、闫银堂的成长奋斗、改变命运、造福乡里等为线索,穿插以时事政治、男女爱情、城乡发展等,全面反映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中农村社会发生变迁的广阔图景。

如果说《白鹿原》的故事为中国近代史农耕文明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那么《大梁村》则可视为“后白鹿原时代”现实主义乡土叙事的崭新历史坐标。小说中的大梁村作为农村改革变迁的一个缩影,在新中国成立、恢复国民经济、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振兴等各个历史阶段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火热的战斗力和蓬勃的生产力。作者用饱含深情和激情的文字,对一个传统村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立此存照,是“职工文化精品化、精品文化职工化”生动实践的代表作。著名作家、文化学者肖云儒评论说:“翻开《大梁村》这部小说,你能看到生活的丰富、人性的复杂,更能领略到朴素人生的价值追求和美学生命绽放的光彩。”

作者贫文贤,陕西蓝田白鹿原人,先后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中央党校西北分校在职研究生班学习。曾任陕西省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研究室主任、副巡视员等。退休后,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著有管理类著作多部,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

陕西国防职工作家三部著作出版发行

本报讯(通讯员 付海贤)近日,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了伏萍编著的《叶子 脊梁 微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胜利的长篇小说《老城根》,陕西新华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永珍的长篇小说《母亲河的浪花》,这是陕西国防职工作家精心创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伏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出版诗集《夏天的微笑》、散文集《生命的叶子》等,著作《杨南生传》荣获中央企业“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叶子 脊梁 微笑》收录了许多著名作家及读者对伏萍著作和文章的评价作品。

张胜利,陕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长篇小说《西京云影》,长篇小说《老爸的工厂》荣获首届中国工业文学大奖赛长篇小说三等奖。《老城根》反映了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住在老城根下的众多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陈永珍,陕西省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曾出版长篇小说《被时光剥蚀的情恋》、《母亲河的浪花》是一部具有家国情怀和革命精神的长篇小说,以主人翁义勤及兄妹四人的命运展开叙述,描写了在中国革命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信念与责任、命运与追求。

近日,读五代诗词,至南唐中主李璟与冯延巳词时,看到一则轶事。

据说李璟与冯延巳互相谐谑,李说冯词:“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答:“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于是君臣皆欢!

由此,忆及隋朝诗人薛道衡之死,政治因素必是主因,然《资治通鉴》卷第六百九十四《隋纪》有记载:“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薛道衡一首《昔昔盐》,一句“空梁落燕泥”,成了隋炀帝妒杀人才的明证。

文人相轻,古已有之,只是还不妨害性命。然九五之尊呢,生杀大权,操之在己,故当有度量。当年王安石主持变法,希望借由变法富国强国,而苏轼却直言反对,以致遭人诬陷,因“乌台诗案”而身陷囹圄,一度有生命之危。彼时,王安石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上书朝廷,称“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一语击中神宗的软肋,救下了苏轼性命。

后来,苏轼从黄州移贬汝州,路过江宁,专门拜访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年过花甲,是个经历亲情背叛、变法失败、丧子之痛的羸弱老人,但听闻苏轼要来江宁,“野服乘驴渴于舟次”,并招游蒋山,留连累日,诗文唱和。

苏轼《次韵荆公四绝》其三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比邻而居,从公已迟,似乎客套话,但更觉得是二人惺惺相惜的肺腑语。

分别时,王安石看着苏东坡远去的背影,不禁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两年后,王安石病逝,苏轼写《王安石赠太傅制》,称其“名高一时,学冠千载……”金陵渡渡,相逢言欢,一笑两忘仇。这豁达的胸襟,弥合了横亘在二人之间的政见鸿沟,也让我们看到了君子和而不同的现实存在。□何升祥

君子风范,雅量为先